



香祖筆記 十一 十二

完

服部文庫

117

78

6



香祖筆記卷十一

新城王士禎貽上

石林言在建康見唐汾州刺史李暹告開元二十年七月六日下列銀青光祿大夫守兵部尚書兼中書令集賢殿學士蕭嵩侍中兼吏部尚書弘文館學士光庭_{裴不書姓}學士結銜皆在官下据此則集賢翰林諸學士結銜在官上始于五代可信不疑宋宰執享有高壽者五人張鄧公八十六陳文惠八十二富鄭公八十一杜祁公八十文潞公九十二此葉少蘊所記尚有李文定龐穎公二人皆未

及八十

泊宅編歐陽子守滁作醉翁亭記後四十五年東坡爲大書重刻改泉冽而酒甘爲泉甘而酒冽今讀之實勝原句此碑予乙丑過滁游琅邪山見之搨得數紙

方勺引劉中壘謂泥中中露衛二邑名式微之詩蓋二人所作是爲聯句所起此說甚新然不知有據依否

異聞錄唐明皇以八月五日生宋文貞公璟表云月惟仲秋日在端午凡月之五日皆可稱端午也

異聞錄三月爲一時兩時爲一行兩行爲一季二年半爲一雙以閏月兼本月此謂月雙五年再閏爲閏雙今止謂三月爲一季耳

七夕之說自三代以來相沿舊矣宋太平興國中詔以七日爲七夕著之甲令而其後多以六日爲七夕名七夕而用六不知起于何時右見異聞錄按東京夢華錄初六初七晚貴家多結綵樓于庭謂之乞巧樓則當時初六初七兩日皆可乞巧遂相沿而不察耳然今竝無初六爲七夕之說

文潞公帶平章事三十七年 本朝惟高陽李文

勤公爵居內閣二十七年宛平王文靖公熙在內閣二十年二公皆為首揆最久而王公始終恩禮之厚尤為本朝宰臣第一予撰文靖神道碑具書之

葉少蘊言唐及國初京師皆不禁打繖五代始命御史服裁帽淳化初又命公卿皆服之既有繖又有帽故謂之重戴祥符後惟親王宗室得用繖其後通及宰相叅政今裁帽席帽分為兩等中丞至御史六曹郎中于席帽前加全幅皂紗僅圍其半為裁帽員外郎以下則無之為席帽按此製似古

婦人羃羅今眼紗之類而名為裁帽不可解又按張洎題右丞畫孟襄陽吟詩圖云襄陽之狀峭而瘦衣白袍靴帽重戴乘款段馬一童總角負琴而從觀其圖乃帽上加皂色幅巾垂于肩後但不似羃羅掩面耳殊近裁帽之製而謂繖與帽為重戴豈唐宋所謂重戴又有殊異耶

前備載宋太祖至仁宗四聖御押互異石林燕語又記王安石作押先橫一畫左引脚中為一圈圈多不圓時謂押歹字予謂以歹為石與安石為人名實亦自相副前輩有集古名臣花押為一書者

唐謂之花書

唐人科場率多請託主司多隔歲預定乃至榜帖亦有令舉子自為者摭言所載幾同兒戲至宋初始革其弊如范質為相其姪杲夙受知陶穀實儀而不敢就試李昉為相其子宗諤唱名辭不入被黜文正罷相方再登科先進遺風與明王忠肅王端毅二公輝映前後良可敬也若秦檜張居正之徒則反是

宋世士大夫最講禮法然有不可解者二仕宦卒葬終身不歸其鄉一也閭閻名家不以再嫁為恥

如范文正幼隨其母改適朱氏遂居長山名朱說既貴凡遇推恩多予朱姓子弟其長子純佑與王陶為僚壻純佑卒陶妻亦以陶遂再婚范氏長姨忠宣但疎之而已文正輒聽其改適不為之禁尤不可解也

交梨火棗相公稱之未達其義蠡海集云梨春花秋熟實蒼花白有金木交互之義故曰交梨非謂交州也

宗室紅蘭主人工詩畫有玉池生集又刻郊島二家詩曰寒瘦集生于富貴而其胸懷蕭灑乃爾亦

奇又鎮國將軍博問亭自號東臯主人亦以詩名
刻白燕棲詩若干卷天潢多好學如此足見本
朝文教之盛

佛果禪師云閭浮提雨淨水具諸天相方時大旱
雨忽降莫知其價此兜率天上雨摩尼也方欲收
禾霖雨不止此阿修羅中雨兵仗也甘雨及時人
皆飽足此護世城中雨美饌也乙酉春無雨雪四
月閏四月麥秋將屆猶不雨至五月乃沛然霑足
其後連雨幸旋晴霽而田家時有恒雨之懼兜率
修羅在反掌間信天道之難測也

馬永卿云常見李西臺所書小詞中羅敷作羅紂
後讀漢書昌邑王賀妻十六人其一人嚴羅紂紂
音敷敷作紂必有据依當詢之攻六書者

臧武仲名紂紂恨發反字書云下沒切痕入聲懶
真子云唐蕭穎士性輕薄有同人誤讀臧武仲名
譏之曰汝紂字也不識今俗語云瞎字也不識蓋
紂字之訛

黃山谷名庭堅臯陶字也或曰即高陽氏八才子
之一字曰魯直懶真子云慕季文子之逐莒僕故
曰魯直

歸田錄稱楊文公大年作文則與賓客飲博投壺
奕棋而不妨構思揮翰如飛文不加點門人傳錄
疲于應命真一代之文豪歐公一代文宗而其推
服前輩如此益知石徂徠怪說之妄且柳開穆修
之徒視歐陽豈止如陳涉之啓漢高耶
田元均爲三司使性寬厚有干請者雖不從必溫
顏强笑以遣之語人曰爲三司使數年强笑多矣
直笑得面似靴皮月泉吟社有謝詩賞答啓云恭
惟某官笑面如靴蓋用此語不惟欠雅馴亦本非
佳語而援以爲贊頌之詞謬矣

取大蒜一握道上熱土雜研爛以新水和之濾去
滓灌之治卒然中暑氣閉即蘇見避暑錄

明時稱大學士曰閣學今但稱中堂而稱學士爲
閣學按閣學之名起于宋宣和末陳亨伯爲龍圖
閣直學士稱龍學顯謨徽猷二閣直學士欲效之
而難于稱謨學猷學乃易閣學然古稱大學士止
曰大學明殿閣詞林記又有殿學閣學詹學諸名
劉原父貢父博雅爲北宋第一流惜公是公非二
集不傳故後世之名出歐蘇下耳如石林拈原父
詩句云涼風起高樹清露墜明河此亦何減元暉

仲言襄陽蘇州耶

菌毒往往至殺人而世人不察或以性命殉之子

門人吳江葉進士元禮寄崇之父叔少同讀書山中

一日得佳菌烹而食之皆死予常與人言以為戒

又楓樹菌食之則笑不可止陶隱居本草注掘地

以冷水攪之令濁少頃取飲謂之地漿可療諸菌

毒

周體觀伯衡遵化州人順治己丑進士以庶吉士

出為給事中外補饒九南道副使與施愚山閩同

為江西監司又同年也其風流好事略相似有過

黃州絕句云不見當年劉克猷

子壯已丑狀元

西風吹淚古

黃州舊時江路能來否落日招魂故驛樓殊不愧

古人也予兄叔子

士祐

重經采石感懷曹梁父二絕

句云憶向江千惜別離黃昏石壁共題詩今來寂

寞空江上獨酌青蓮夜雨祠禪榻何人對寂寥短

檠和淚雨瀟瀟若為灑向寒江裏月黑雲濛欲上

潮亦不減周作梁父姑孰文士好交游其兄森字

滄波與予善

時聞西牕琴凍折三兩絃孟東野詩也淨几橫琴

曉寒梅落在絃間楊慈湖詩也松枝落雪滿琴

絃倪雲林詩也鮐魚出水浪花圓北固樓前四月
天忽憶戴顓牕戶裏櫻桃風急打琴絃予在廣陵
時詩也此詩今不存集中

羅森字約齋大興人順治丁亥進士舌短語音不
正自縣令累官開府所至以賄聞為四川巡撫黷
貨不已諸子從容諫曰大人位中丞齒高矣家已
粗給何必孳孳于此羅諦聽久之答曰汝曹何知
多多益善

八米盧郎或云八采說者紛紛不一按太平廣記
止是八詠耳魏高祖山陵詔魏收劉逖祖孝徵盧

思道各作挽詞尚書令楊愔詮之收四首劉祖各
二首被用盧獨取八首時號為八詠盧郎此謂哀
挽且非佳事

董卓曹操吳元濟黃巢輩後人有為立廟者是非
羞惡之心安在宋景祐中南郊赦錄朱全忠子孫
梁莊肅方監在京倉上言全忠唐叛臣錄之何以
示勸仁宗善之遂見擢用梁固賢矣仁宗真聖主
哉

宋制紫宸垂拱常朝遇雨則傳旨拜殿門下謂之
籠門

刻書始五代固然然石林謂唐柳玭家訓已有之矣

今九卿自大理太常已下官署皆名曰寺沿東漢之舊也鴻臚寺本以待四裔賓客明帝時摩騰竺法蘭自西域以白馬馱經至洛故舍于鴻臚寺今之白馬寺即漢鴻臚寺舊址後遂以名浮屠之宮非偶同也

王禹玉作龐穎公神道碑其家潤筆叅以古書名畫三十種中有唐杜荀鶴及第試卷子生平爲人家作碑版文字多矣惟安德李氏以楊孟載手書

眉菴集一部相餉耳宋時至有督潤筆者不以爲非唐白樂天與元微之至交白作元誌銘潤筆亦至五六十萬今則諛墓之金殆絕響矣

黃生某廬州人遊于吾郡偶以偏方療疾皆效記其三云治瘡積方用大葦麻去殼一百五十箇槐枝七寸香油半觔二味同入油內浸三晝夜熬至焦去渣入飛丹四兩成膏再入井中浸三日夜取出先以皮硝水洗患處貼之治痔方便後以甘草湯盪洗過用五倍子荔枝草二味以砂鍋煎水盪洗荔枝草一名癩蝦蟆草四季皆有之面青背白

麻紋壘壘奇臭者是治血崩方用猪鬃草四兩童便清酒各一鍾煎一鍾溫服猪鬃草如莎草而葉圓淨洗用之

今人稱先生古人亦有止稱先者漢梅福曰叔孫先非不忠也師古注先猶言先生又鄧先好奇計及張談先之類後世中官稱士大夫曰老先亦有所本

後人妄改古詩如謝茂秦改元暉澄江淨如練之類爲世口實惟王楙野客叢書改陸士衡齊謳行孟諸吞雲夢百二侔秦京曰八九吞雲夢語既渾

成對又精切確不可易也

唐詩人張祜字承吉與白樂天杜牧之同時其詩事班班可考野客叢書引祜不信寧王迴馬來及金輿遠幸無人見偷取邠王小管吹之句以爲祜目擊時事而作又祜有詠武宗時孟才人之作云一聲何滿子雙淚落君前一述明皇事一述武宗事遂疑其身涉十一朝年且百二十歲云云此說愚甚可笑唐人詠明皇太真事者不可枚舉如元白連昌宮詞長恨歌二篇其最著者又如李義山如何四紀爲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之類亦多矣

豈皆同時目擊者耶即祐樂府春鶯囀雨霖鈴等
作皆追詠天寶間事何獨疑于前二詩耶

先大父方伯贈尚書公手書遺訓有云吾既無厚
遺而使汝輩過營喪葬之費心殊不忍虛地上以
實地下又所深惡云云蓋本漢貢禹衆庶葬埋皆
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之語

妻之父爲外舅母爲外姑見爾雅釋名諸書然今
俗謂妻之父爲丈人其來亦遠裴松之三國志注
獻帝舅車騎將軍董承句云古無丈人之名故謂
之舅則是南北朝已稱丈人也爾雅妻黨云妻之

舅弟爲甥姊妹之夫爲甥今無此稱有稱之者鮮
不以爲怪矣

安祿山生于南陽時李筌爲鄧州刺史夜識東南
有異氣于村落物色得之慘然曰此假王也座客
勸殺之筌不聽後有罪當刑節度使張守珪奏于
朝亦不殺遂釀天寶之禍然則真王不死假王亦
不死也豈亦運氣使然耶筌即注陰符者

唐蔡京假節邕州道經湘口泊浯溪中興頌所儼
儼不前題詩曰停橈積水中舉目孤煙外借問浯
溪人誰家有山賣此詩未收浯溪志子昔撰浯溪

考亦遺之偶讀雲溪友議追錄于此用補向來之闕

夜夜月爲青冢鏡年年雪作黑山花唐人尉遲巨詩也匡以詩千李林甫反遭斥辱雲溪友議具載其事而未見全篇升菴補作塞上曲極工今載集中

予以順治十二年乙未科登第甫弱冠時預同年讌會東歸後有寄友人詩云當年曾記鳳城頭比舍相過盡雅游道政里中人似璧善和坊北月如鉤閑邀師子尋新曲醉遣鴉兒亂酒籌今日相思

一彈指坐驚花事到黔陬後數年理揚州寄嚴州詩云秋水初波枕畔流欲將愁思寄嚴州新安江水千餘里何處天邊風露樓皆有本事今思之已四五十年如前塵昨夢二詩皆不載集中故追錄乾州武則天陵墓過客題詩訕笑者必有風雷之異利州乃武生處今四川廣元縣是也嘉陵江岸皇澤寺有其遺像乃是一比丘尼予過之題詩云鏡殿春深往事空嘉陵禍水恨難窮曾聞奪堦瑤光寺持較金輪恐未工蓋用洛陽伽藍記瑤光寺尼工奪堦之語以譏之且曰爾果有靈不妨以風

雷相報已而晴江如練微風不作頃刻百里豈老
狐獨靈于乾陵不靈于利州乎記之以發一笑李
義山亦有二絕句自注云感孕金輪處

唐人最重進士科然主司舉子關節交通不以爲
怪乃至宗族子姓亦不迴避如沈絢尚書主春闈
其母曰近日崔李侍郎皆與宗盟及第汝於諸葉
中擬放誰耶絢曰莫如沈先沈擢母曰二子早有
聲價科名不必在汝沈儋孤寒鮮有知者絢不敢
違母命遂放儋及第是以朝廷名器爲宗族之私
恩也今迴避之例雖嚴然亦有可議者如翁壻舅

甥不相迴避而外簾供給所等官本無關涉凡子
姓亦一體迴避如平原同年張良哉完爲國子監
助教三科皆供事會試外簾其子與宗姓三人引
例迴避遂淹滯十年之久詎非僨乎唐人著族惟
聞喜裴氏滎陽鄭氏稱眷不稱房吳興沈氏則稱
葉不詳所始

予既選刻邊尚書華泉集及其仲子習逸詩又訪
其七世裔孫紹祖請于當事爲公奉祀歷城諸生
張漣字澄源邊氏子佃主也又訪其集于臨邑故
家得魏允孚刻本爲重鐫之書來請序并謀新公

祠宇置祭田可謂好事喻義者因書之

乙酉七月廿一日記

宋初收江南西蜀徐熙黃筌父子皆入京師筌畫花卉但以輕色染成不見墨跡謂之寫生熙以墨筆畫之殊草草略施丹粉而神氣生動筌惡其軋已言其不入格罷之熙之子乃效諸黃之格更不用墨直以粉色圖之謂之沒骨圖畫花鳥者今有此兩種如近日姑蘇王武熙派也毘陵惲壽平金陵王槩筌派也二派竝行不可相非惟觀其神氣何如耳槩字安節詩人方文僉山之壻與兄著字必草皆以工花鳥擅名詩亦不凡著初名尸槩初

名丐後改今名山友汪鈍翁贈吳人文點與也詩云君家道韞擅才華愛寫徐熙沒骨花謂趙凡夫子婦文倣衡山之孫女也然沈存中謂沒骨花乃熙之子非熙也

王仲至愛摩詰黃梅出山圖筆談以為黃梅曹溪二像氣韻神檢各如其為人讀二人事跡還觀所畫乃知其妙余在廣陵時有余氏女子名韞珠刺繡工絕為西樵作須菩提像既又為先尚書府君作彌勒像皆入神妙又為余作神女洛神浣紗杜蘭香四圖妙入毫釐蓋與畫家同一關捩今有

以土塑木雕爲人作小照者往往逼真亦絕技也
京朝官三品已上在京乘四人肩輿輿前藤棍雙
引喝道四品自僉都御史已下止乘二人肩輿單
引不喝道宋人喝道皆云某官來以便行人迴避
明代閣臣入直呵殿至聞禁中今則至棋盤街左
右即止凡八座皆然行人亦無迴避者矣

今京官四品如國子監祭酒詹事府少詹都察院
僉都御史騎馬則許開棍喝道肩輿則否予同年
徐敬菴旭由僉都御史巡撫山東出都日騎馬開
藤棍此舊例也凡巡撫入京 陛見多乘二人肩

輿亦不開棍喝引

沈存中謂楚詞之些蓋楚人舊俗即梵語薩縛訶
三字之合也蓀即菖蒲蕙即零陵香蒹即白芷又
云杜蘅即馬蹄香今僞作細辛用

沈存中云薊州大薊茻如車蓋因言揚州宜楊荆
州宜荆按揚州字從手子雲姓正此揚字又古侯
國名今山西洪洞縣是也如沈說則州名當從木
非是然存中號博物不應有誤當更考之若丹陽
亦稱丹楊則自孫吳江左已來舊矣

存中又云淡竹對苦竹爲文除苦竹外悉謂之淡

竹今南人食筍有苦筍淡筍二種淡筍即淡竹也
或謂淡竹別自一種蓋因本草別疏為一物耳非
是

急急如律令五字本漢公移常語張天師漢人故
承用之道流至今祖述見雲麓漫鈔

元獻為相求擇壻于范文正文正曰公女若嫁
官人則仲淹不敢知必求國士無如富高者高即
文忠公弼舊名也孫公談圃乃謂元獻門下常賣
人王青善相人一日夫人召相其女遽曰國夫人
也又曰恰有一秀才姓富須做宰相明年狀元及

第夫人以告元獻遂使人通好云云不知何據
談圃記曾魯公七十餘病痢鄉人陳應之用水梅
花臘茶服之遂愈但不知水梅花是何物

龍城錄載王宏濟南人與唐文皇少為同學從受
八體書既登極訪宏隱去不見此吾鄉之嚴子陵
而志乘佚不載故著之

俞次尚字退翁湖州人官屯田員外郎與妻皆達
禪理次尚病呼其妻曰我將死時二子在外妻曰
我欲先死君俟諸子至未晚也言訖奄然而化已
而諸子至次尚曰吾亦行矣即趺坐化去孫莘老

為表其墓此與龐公靈照事同見談圃

舊唐書賈餗傳但言祖渭父寧龍城錄則云餗父名奭字師道才吏也五十歲棄家隱伊陽鳴皋山著書二十卷號鳴皋子山人言其仙去子餗亦有才然不逮于父風

予為盤山釋智朴題詩用苗茨字朴疑之書詢出處按洛陽伽藍記奈林南有魏明帝苗茨之碑楊銜之釋曰以蒿覆之故云苗茨

天下梵刹皆以內典字義為名予昔奉使四方見亦有不盡然者如太湖道中有釣魚寺成都青羊

宮本桃花尼寺重慶塗山上有相思寺因山有相思竹故名亦可異也

姑蘇士人家玉蟾蜍一枚蟠腹中空每焚香置爐邊煙盡入腹中久之冉冉復自蟾口噴出

濠州含桃閣下剗地得石匣匣中有巨編數帙乃陳留鄭向所述五代開皇紀三十卷乾興元年向以尚書屯田員外郎為郡守瘞此書于閣下有銘云云見墨莊漫錄按乾興乃真宗末年年號此書在薛居正後歐陽修前而世罕知者不知尚有傳本否也

晉書卷十一
古來武人能詩如宋沈慶之微生遇多幸得逢時
運昌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岡辭榮此聖世何愧
張子房梁曹景宗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
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北齊斛律金勅勒川陰山下
天似穹廬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
羊高敖曹壠種千口羊泉連百壺酒朝朝圍山獵
夜夜迎新婦唐王智興三十年前老健兒剛被郎
官遣作詩江南花柳從君詠塞北煙霜獨我知宋
曹翰三十年前學六韜英名常得預時髦曾因國
難披金甲不爲家貧賣寶刀臂健尚嫌弓力軟眼

明猶識陣雲高堂前昨夜秋風起羞覩盤花舊戰
袍岳鄂王飛潭水寒生月松風夜帶秋明郭定襄
登甘州城西黑水流甘州城北胡雲愁玉關人老
貂裘敝苦憶平生馬少游湯肩勣苜蓿含花草露
斑奚奴擾擾出沙灣塵飛大夏三千里泥滿東風
十二閑直內銅符初上繳征西鐵甲未東還可憐
絕代賢王手少畫漁陽阿鞞山戚武毅繼光畫角
聲傳草木哀雲頭對起石門開朔風邊酒不成醉
落葉歸鴉無數來但使元戈銷殺氣未妨白髮老
邊才勒名峰上吾誰與故李將軍舞劒臺右偶舉

數篇皆見英雄本色有文士所不能道者又如宋之劉涇賀鑄韓蘄王世忠明之沐昂俞大猷李言恭萬表陳第輩不可枚舉孰謂兜鍪之流祇解道明月赤團團也唐高崇文誰把髀兒射鴈落白毛空裏亂紛紛雖俚語亦不凡可竝謝胡撒鹽之句元祐間明州士人陳生附賈舶泛海遇風引至一島見有精舍金碧明煥榜曰天宮之院堂上一老人據牀而坐神觀清臞左右環侍白袍烏巾者約三百餘人自言皆中原人唐末避亂至此不知今幾甲子也山巔一亭榜曰笑秦問老人爲誰曰唐

三十餘也又云李格非文叔作歷下水記叙述甚詳文體有法惜不與洛陽名園記竝傳

王安石常患偏頭痛神宗賜以禁方用新羅蔔取自然汁入生龍腦少許調勻昂頭滴入鼻竅左痛則灌右鼻右即反之

米元章論書云江南吳皖登州王子韶大隸題榜有古意吾兒尹仁與之等幼兒尹知代吾名書碑及手書大字更無辨門下許侍郎尤愛其小楷按尹仁即友仁也今人止知其畫尹知書則知之者益鮮矣

元章論唐人書最不喜柳云柳出歐陽而爲怪醜惡劄之祖自此世人始有俗書其弟公綽乃不俗予昔兩至成都謁武侯廟廟有裴度撰碑公綽書也

宋時製墨名家有潘谷陳贍張谷又有常山張順九華朱觀嘉禾沈珪金華潘衡宣政間有關珪關瑱梅鼎張滋田守元曾知唯桐栢張浩河東解子誠韓偉昇可與李氏父子相甲乙

藏書之富有宋宣獻畢文簡王原叔錢穆父王仲及荆南田氏歷陽沈氏譙郡祁氏曾旼彦和賀鑄

方回

乙酉有書賈來益都之顏神鎮攜蘇過叔黨斜川集僅二冊價至二百金有奇惜未得見之

野客叢書云或有書是非字爲氏飛者固好奇之過然不可謂無所本以氏爲是如漢志至玄孫氏爲莊王是也以飛爲非如漢碑飛陶唐其若是乎是也

昔人謂江左禁書疏往來故右軍帖多稱死罪以當時有禁也然孔廟漢碑魯相奏記司徒司空府首具年月日魯相某等叩頭死罪敢言云云末又

云其惶恐叩頭死罪又孔文舉繁欽陳琳諸人皆用之則非自右軍始矣

世疑桑欽著水經成一家言何以後漢文苑不爲立傳陸儼山引漢孔安國傳徐敖以毛詩傳塗暉子真子真傳桑欽君長當是西漢末人

康節外紀云邵某與常秩同召某卒不起又云王介甫方行新法天下紛然以爲不便思得山林之士相合秩引對因盛言新法之便乃除諫官以至待制帝浸薄之而介甫主之不忘秩之本末如此不知永叔何爲取之

行盡江南數十程曉風殘月入華清宋人杜常詩也按常爲昭憲皇后族孫第進士歷官工部尚書而霏雪錄以爲杜牧詩誤矣畫墁錄云神宗聞昭憲之家有登第者甚喜有旨令上殿翼日謂執政曰杜常第四人登第卻一雙鬼眼可提舉農田水利即此杜常也

香祖筆記卷十一終

香祖筆記卷十二

新城王士禛貽上

東坡詩云詩文豈在多一頌了伯倫朱少章謂藝文志載劉伶集三卷伯倫非他無文章鍾退谷謂劉春虛生平詩才十四首予觀獨孤及三賢論及殷寅所嘆春虛之長不止于詩詩亦豈止十四首但此一頌十四詩足以不朽其人他文可不必傳政如白頭花鈿滿面不如美人半妝耳山谷豫章集最多而晚年自刪其詩止存三百篇徐昌穀自定廸功集亦最少二公正得此意予生平爲詩不

下三千首門人盛侍御誠齋符曹祭酒幾示爲
撰精華錄意存簡貴然所取尚近千首愧山谷昌
穀多矣

朱少章詩話云黃魯直獨用崑體工夫而造老杜
渾成之地禪家所謂更高一著也此語入微可與
知者道難爲俗人言

物類相感志云芽茶得鹽不苦而甜乃知古人煎
茶必加薑鹽以此然茶取其清苦若取其甘何如
啜蔗漿棗湯之爲愈也

陳仲醇云溧陽人家有鍾離權書花押如一劍狀

則是神仙亦有押字

唐牛李之黨贊皇君子功業爛然與裴晉公相頡
頏武宗之治幾復開元元和之盛其黨又皆君子
也僧孺小人功業無聞怛悉謀維州一事怨恫神
人其黨李宗閔楊虞卿之流又皆小人也二人之
賢不肖如薰蕕然不難辨也自蘇頲濱二人皆偉
人之說出謂僧孺以德量高德裕以才氣勝而賢
不肖始混淆矣初僧孺尉嵩縣而水中灘出有鸕
鶿一雙飛下僧孺果入西臺陳仲醇云奇章入臺
當以鸕鶿應之此雖戲論實公言耳吾宗鶴尹兄

抃工于詞曲晚作籌邊樓傳奇一褒一貶字挾風霜至于維州一案描摹情狀可泣鬼神嘗屬予序之而朱果也今鶴尹歿數年矣憶前事爲之撫然聊復論之如此將以代序且以見傳奇小技足以正史家論斷之謬誣也鶴尹大父縵山先生作鬱輪袍及裴湛和合二曲詞曲家稱爲本色當行何大復平涼詩云惟餘青草王孫路不屬朱門帝子家莫中江以爲李滄溟在河南時作人與地皆誤也

濟南府城東三十里王舍人店萬曆間耕者得片

石于田中刻讀書臺三字乃蘇長公書也按元遺山濟南行記以爲宋張公揆讀書處揆舉進士仁宗朝知掖縣奏免登萊租稅後以戶部侍郎致仕或云是其兄揆揆字貫之通易太玄陳執中薦爲龍圖閣直學士進翰林侍講學士云

徐渭墨芍藥一軸甚奇恣上有自題云花是揚州種瓶是汝州窰注以東吳水春風鎖二喬字亦怪醜予少喜渭詩後再讀乃不然只是欠雅馴耳後山談叢云齊之龍山鎮有平陵故城高五丈四方五里附城有走馬臺其高半之濶五之三上下

如一其西與南則在內東北則在外莫曉其理按
東平陵城唐之全節縣也即古譚子國詩所謂譚
公維私者也故城址尚存走馬臺則不可辨識矣
城東門有漢夏侯勝墓

後山云趙內翰彥若家有南唐澄心堂書目才三
千餘卷有建業文房之印

永叔論書喜李西臺而集古錄不取張從申秦玠
兵部學西臺書文忠在臺問秦西臺何學曰張從
申也今金陵棲霞寺碑乃從申書豈文忠偶未睹
耶

印章舊尚青田石以燈光爲貴三十年來閩壽山
石出質溫栗宜鐫刻而五色相映光采四射紅如
靺鞨黃如蒸栗白如珂雪時競尚之價與燈光石
相埒近斧鑿日久山脉枯竭或以芙蓉山石充之
無復寶色其直亦不及壽山五之一矣二山皆在

福州

語云棗不救儉言歉歲不宜棗也康熙甲申歲仍
儉而棗倍收乙酉歲豐棗亦收語不皆驗

寒食麪臘月雪爲糊則不蠹宋王文憲家以皂莢
末置書中以辟蠹

王弇州觚不觚錄云親王體至尊于文武大臣投刺作書有稱王者別號者不稱名惟今魯王一切通名自分宜當國而親王無不稱名矣至江陵而無不稱晚生矣當其時襲封者至稱門生按宋朝儀親王班宰相之下已乖大體況以天潢之尊降而稱晚生門生乎其褻越已甚而權相之氣焰亦可想見又何怪士風之不競乎

江陵嬭大璫馮保刺稱晚生以江陵之薰灼至使羣臣上疏不敢斥名親王次輔皆稱晚生在外布按二司至行跪禮而屈體嬭璫乃如此可謂羞朝

廷而辱當世之士矣

御史于左都御史副都御史例用上銜名帖即陞遷至大官仍稱晚生不改予以康熙庚午爲副院今梅少司馬桐厓銅爲御史掌京畿道後九年予爲掌院梅已爲副院猶稱晚生及出爲閩撫不改也金少司寇璽亦嘗爲屬同時爲副院亦稱晚生及出爲楚撫則改稱侍生不知用何例也各道御史掌道論俸之先後一定不易惟協理則總憲批委遂多趨避如河南江南浙江三道缺協理之員則人競趨之臺規不肅爲日已久予爲掌

院凡協理一按俸次先後不許越次至內陞京卿
初薦常百子翼聖後薦李質君斯義陳大年齊永
皆以久次掌河南道者無所容其營競後常至大
理寺卿陳至太常寺少卿卒李今為福建巡撫此
亦所以崇恬退抑奔競之道而前後皆不盡然
翰林有對房師生之例自明代相沿至今弇州謂
三品已上則不復叙然予見王太宗伯涓來澤弘為
吏侍杜大司馬肇余孫為尚書每相遇杜執弟子
禮益恭此盛德足以風世也弇州又言常熟嚴文
靖公訥以嘉靖甲辰會試分領詩經房瞿文懿景淳

以本經中式乙未再分房李文定春芳亦以本經中
式皆不稱門生不可解也

明舊例五部尚書避大學士惟吏部尚書不避相
遇則下輿而揖今吏部亦與五部尚書同矣弇州
謂蒲州楊襄毅公為太宰位望俱重侍郎以下皆
遠避後起掌兵部亦然

明舊例太常光祿太僕寺正卿皆避侍郎弇州議
其非今無是矣即遇尚書亦不避也若翰林庶常
以至內閣中書舍人遇尚書都御史亦分途抗行
不避不知何說

弇州載吳中陸子剛之治玉鮑天成之治犀朱碧
山之治銀趙良璧之治錫馬勲治扇周之治商耿
呂愛山治金王小溪治瑪瑙蔣抱雲治銅皆比常
價再倍其人或與士大夫抗禮
文房寶飾云養筆以硫黃水舒其毫東坡以黃連
煎湯調輕粉蘸筆頭候乾收之山谷以川椒黃蘗
煎湯磨松煙染筆藏之尤佳又東坡作墨以高麗
煤契丹膠爲之

倪雲林每作畫必題一詩多率意漫興惟妮古錄
載一詩最佳云十月江南未隕霜青楓欲赤碧梧

黃停橈坐對西山晚新鴈題詩小著行

又顧阿瑛題文與可竹云湖州昔在陵州日日
逢人寫竹枝十段枯梢三作折分明雪後上牕時
風致不減雲林

昔在京師從宋荔裳

琬

所見元朱碧山所製銀槎

乃太乙仙人一時多爲賦詩以爲張騫事非是妮
古錄云曾見所作昭君像琵琶乘騎眉髮衣領花
繡髻鬢種種精細馬腹上豆許一穴其中嵌空琵
琶上刻碧山二字

羣碎錄云書曰帙者古人書卷外必用帙藏之如

今褱袱之類宋真宗取廬山東林寺白居易集命
崇文院寫較包以斑竹帙送寺嘗于秀水項氏見
王右丞畫一卷外以斑竹帙褱之云是宋物帙如
細簾其內襲以薄繒故帙字從巾

內典云福不唐捐今謂亭館無壁曰唐肆唐訓空
續文獻通考載劉辰翁須溪集一百卷今所傳止
記畧二卷及批點老莊列班馬世說摩詰子美長
吉子瞻詩九種耳

太平清話云朱竹古無所本宋克仲溫在試院卷
尾以朱筆掃之故張伯雨有偶見一枝紅石竹之

句然閩中實有此種紅如丹砂

明仁宗賜禮侍金問歐陽居士集凡二十冊遭回
祿失其八後在文華殿從容言及賜書事宣宗促
命內侍補之復完余聞曹舍人貞吉云官典籍日
料檢內府藏書宋刻歐陽集凡有八部竟無一全
者蓋鼎革之際散軼不可勝道矣

王介甫狼戾之性見于其詩文可望而知如明妃
曲等不一其作平甫墓誌通首無兄弟字亦無一
天性之語叙述漏略僅四百餘字雖曰文體謹嚴
而人品心術可知唐宋八家文選取之可笑

屠隆長卿令青浦梁辰魚伯龍過之爲演浣紗記
遇佳詞輒浮以大白昔袁荊州籜菴于金陵過
予廣陵與諸名士汎舟紅橋予首賦三闋所謂綠
楊城郭是揚州者諸君皆和袁獨製套曲時年八
十矣曲載紅橋倡和昔張子野與東坡會飲垂虹
亭年亦八十

司馬子長采左氏內外傳國策世本以爲史記楊
用修取華陽國志王象之紀勝成都碑目費著器
物譜蜀錦譜蜀箋譜以爲蜀志昔人謂可以爲修
志乘法予見康對山武功志前幅載織錦璫璣詩

圖劉九經鄮志前幅載武侯木牛流馬圖殊有別
趣但如此佳料不易得耳

秦少游有姬邊朝華極慧麗恐妨其學道賦詩遣
之至再後南遷過長沙乃眷一妓有郴江幸自遶
郴山爲誰流下瀟湘去之句何前後矛盾如此
畫家界畫最難如衛賢馬遠夏珪王振鵬皆以此
專門名家不足貴也郭忠恕畫山水入逸品乃工
界畫斯足異耳論詩文當以是推之或云忠恕以
篆籀畫屋

李義山記滎陽鄭璠官象州得怪石六輦運以歸

費俸錢六十萬後還長安無居宅妻兒寄人舍下
余讀而笑之既稱廉吏安所得六十萬錢鬱林石
殆不如此

予最愛湯義仍先生絕句清遠樓中一覺眠雨鳩
風燕乍晴天年來愛作團樂語不得中男在眼前
昔丁卯戊辰間予家居而第三男啟汾官文登廣
文嘗寫此詩寄之以代家書真不減子由彭城逍
遙堂絕句也興觀羣怨學詩者當于此等求之

張景山一石中有月形石色紫而月白月中有桂
樹其文黑枝葉老勁雖工畫者不能為又呂東萊

蓄一犀帶中有月影過望則見范文正家一古鏡
背具十二時如博碁子每至某時則碁中明如月
又李鴈山一爐幕上有十二孔應時則香出

趙松雪鵲華秋色圖爲周密公謹作山頭皆著青
綠全學右丞公謹家世濟南流寓吳興故松雪爲
作此以寄其故鄉之思密常著癸辛雜識雲煙過
眼錄諸書癸辛所居巷名猶許渾之丁卯橋

康熙中嘗 命畫苑寫耕織圖 御製詩冠其上
方刻印頒行按此圖始于宋於潛令四明樓璘作
耕織圖以獻思陵各繫五言八句詩逐段有憲聖

皇后題字

古文章身後所託不一如白居易以轉輪藏唐球以瓢劉蛻以豕陸龜蒙以白蓮寺佛腹後百千年必有知者何必藏之名山副在通都耶

梅梁有二會稽禹廟梅梁乃大梅山所產梅樹張僧繇畫龍其上夜大風雨飛入鏡湖與龍鬪乃以鐵索鎖之晉謝安石作新宮造太極殿少一梁忽有梅樹流至石頭城下取為梁殿乃成畫梅花于其上

予昔奉使廣州親見葦麻樹扁豆樹茄樹昨閱一

書言西土甘草亦有大樹者皆異聞也

袁淑山公九錫文沈約修竹彈甘蕉文韓愈毛穎傳之類偶然游戲後來作者遂多吾鄉賈公三近嘗輯滑稽編若干卷先生父方伯贈尚書府君曾屬毛子晉刻之汲古閣又常見文府滑稽一書皆此等文也

會稽女子商婉人能詩工楷法常仿吳彩鸞寫唐

韻作廿三先廿四仙武林沈礪芳

名蓀

為題絕句云

簪花舊格自嫣然顥顥明珠貫作編始識彩鸞真韻本廿三廿四是先仙商本老學究女兼能制舉

文字嘗手評沈文一卷又有詩贈之云細筆猩紅
絕妙辭掃眉牕下拜名師從來玉秤稱才子樓上
昭容字婉兒

門生沈礪芳又云康熙壬子爲河道總督請主任
城書院有諸生饋墨數丸云是土人所製形如掘
丸磨之甚黝黑則充墨至今猶有傳其遺法者惜
予未及見之

杭州臬署本宋岳忠武王宅東偏有王祠祠後又
有一祠竝祀文信國及元伯顏養濟院則祠嚴嵩
爲土地皆不知起于何時

礪芳嘗與友人汎西湖未幾雨作座有請觚仙者
至則書一絕句云才散笙歌罷綠么冷風疎雨上
輕舸問予名字真消息曾向王維雪裏描叩之自
云綠天仙子賈秋壑半閒堂後植蕉百本予乃其
中之得靈氣者現美人身侍書于巾峰洞天翼日
跡之果有巨蕉一本樵牧不侵遂醵金構精舍其
側自後數降觚與諸生倡和云

康熙甲申十二月蘇州洪生者與客談次忽空中
有聲舉頭視之見一人左手抱冊右手持杖黃巾
黃衫御風而過頃刻漸遠猶見衣角出問市人亦

多見之

礪芳云曾見諸生中有油姓煙姓

粵東撫署即尚藩故王宮東園有樹一株結實如枇杷中空似有核而脫去竟無能名之者亦異植也

先兄考功集詩屢經芟削最後止刻四卷佳句佚者頗多略記一二如維縣道中云人煙通下密橋路遶東丹夏夜詞云夢覺聞花漏星河一帶橫感興云大人有賦言仙意內景何方駐聖胎此類尚夥予少時詩如送人知鄞縣云天晴真臘樹日射

灌門潮分賦菊名孔雀尾云未登嵇氏狀却號孔家禽贈徐東癡云湘東品第留金管江左風流續玉臺過郡城云郭邊萬戶皆臨水雪後千峰半入城舟中小飲云行藏略已同仙尉得失何妨任老兵餘亦頗有可存者今略識其概耳

雪蕉館紀談云明玉珍在蜀有成都人陸子良能造薛濤箋工巧過之玉珍建搗錦亭于浣花置箋局俾子良領其事今萬里橋東有蜀府造箋白石盆鏤刻甚精然距浣花尚數里

又云陳友諒在南昌喜食玉葉羹乃以西山羅漢

菜曲江金花魚為之按曲江隸豐城宋元祐太后為金人所追投金花于此祈風改名金花潭

倪雲林小畫一軸上題字云三月四日解后德方郎官九成掾使于荆溪之上相從及旬而別因九成徵予畫并賦詩刻掾學阮掾宛然西晉風百年聊復爾三語將無同載酒來谿上看山入剡中孤帆逐雲樹煙雨滿春空淨因菴主瓚沈石田摹大癡山水自題云山疊氣朱衍迤勢巨窮溪壑互中涵草樹發青紅縹緲神仙居隱現金銀宮飛霞隔鸞鶴叢笙思閬風誰從此招手度我逍遙翁時

弘治辛亥九月下浣沈周右二幅皆于濟南朱氏楓香閣觀

予于前卷太息邾縣全軌之遇以為邵陽康乃心與軌前後皆以詩見知而有遇有不遇皆命也乙酉九月予歸田且近一載一日得河南題名小錄閱之則軌居然領解額第一自喜老眼無花因檢篋中軌所寄詩尚存輒錄于此與識者共質之云華星炯炯羅秋穹帝車正色臨天中今古文章各司命龍門吾代趨王公賤子曾公公從祖大羅天詠霓裳同萬曆乙未孔李通家踰百載日月泥塗牛馬風

何況虞廷儀鸞鷟和聲應答唯笙鏞鶴唳鶯啼瘖
不發草間誰敢矜寒蛩東平牙齒濫餘論江天颯
颯羞吳楓新文底用把小陸飛夢已過尸鄉東驚
聞面赤汗浹背進退交惑心忡忡灑掃何年懷四
本聊將耳學思擊蒙騷經詩史立忠義豈徒排比
鋪陳工霧夕芙蓉詫沈范區區兒女塗青紅劉生
示我漁洋集南海蜀道爭英雄工部吏部水赴海
白公蘇公金在鎔潑林二月亂桃李大江百怪騰
蛟龍餘子我亦輕狹陋如公誰不懷朝宗恨不遭
公問緒業微言日日開心曾莫訝投詩未相識平

生一辨曾南豐

太倉孝廉吳樞字大年言其叔廩膳生某授徒學
宮之側諸童子苦之時有乞兒曰張鬼子者形貌
怪醜每夜宿城隍廟下乃羣往商于鬼子欲其暮
夜假鬼物以駭之鬼子曰諾然必得殊書符票如
官司勾攝狀乃可衆如其言一日日未晡吳方危
坐鬼子忽從窓入持符示吳曰奉命勾汝吳素識
之曰汝乞兒張某何事相黷鬼子曰冥司符在豈
誑耶挾吳自窓徑出衆驚視吳已卒鬼子亦不復
見

毘陵一士大夫妻頗能詩既而納一姬處之別館夫人偵知將自往掩取之倉皇無計攜姬渡江假寓廣陵夫人追之至京口江岸不敢渡而歸一日座客述之余曰所謂長江天塹天之所以限南北也一座大笑

吾郡遺文惟晁無咎北渚亭賦最爲瑰麗有淮南小山之遺風其序曰北渚亭熙寧五年集賢校理南豐曾侯鞏守齊之所作也蓋取杜甫宴歷下亭詩以名之風雨廢久州人思侯猶能道之後二十一年而秘閣校理南陽晁補之來承守之侯於補

之丈人行辱出其後訪其遺文故事廬有存者而圃多大木歷下亭又其最高處也舉首南望不知其有山嘗登所謂北渚之址則羣峰屹然列于祠上城郭井閭皆在其下陂湖迤邐川原極望太息語客想見侯經始之意乃徹池南葦間壞亭徙而復之賦見鷄肋集第二卷今水面亭歷下亭皆在明湖之南而湖北水關之西有小圃傳爲北渚亭故址尚有古屋數椽修竹數十竿其地瀕湖背城絕無高明爽塏之觀不知子固所初無咎所賦果此地否因讀鷄肋集而識之侯訪諸故老

俗人傳譌襲謬有絕可笑者兗州陽穀縣西北有
冢俗呼西門冢有大族潘吳二氏自言是西門嫡
室吳氏妾潘氏之族一日社會登臺演劇吳之族
使演水滸記潘族謂辱其姑聚衆大鬪互控于縣
令令大笑各扑一二人荷校通衢殊批曰無恥犯
人某某示衆然二氏終不悟也從姪鵠過陽穀親
見之

徐神翁謂蔡京曰天上方遣許多魔君下生人間
作壞世界蔡曰安得識其人徐笑曰太師亦是按
水滸傳傳奇首述誤走妖魔意亦本此然不識蔡

京為是天罡為是地煞耳神翁語見錢氏私誌

晁無咎陌上花八首工妙不減蘇公其二篇云孃
子歌傳樂府悲當年陌上看芳菲曼聲更緩何妨
緩莫似東風火急歸荆王夢罷已春歸陌上花墮
暮雨飛却喚江船人不識杜秋紅淚滿羅衣

無咎將別歷下詩云來見紅蕖溢渚香歸途未變
柳梢黃殷勤趵突溪中水相送扁舟向汶陽鴛鴦
鷗鷺繞漁梁搖漾山光與水光不管使君征棹遠
依然飛下舊池塘將行陪貳車觀燈云行歌紅粉
滿城歡猶作常時五馬看忽憶使君身是客一時

揮淚逐金鞍譙郡對酒憶玉函山自注齊州西樓對此山云不遣
西樓對此山宋譙頻綴副車銜今年重污花前酒
猶是揚州別駕衫

蘇穎濱從事吾郡作閔子祠堂記灤源石橋記又
和孔武仲濟南四詠環波亭云過盡綠荷橋斷處
忽逢朱檻水中央北渚亭云西湖已過百花汀未
厭相攜上古城据此則北渚亭當在北城之上不
疑鵲山亭檻泉亭檻泉即趵突也又和李誠之待
制燕別西湖西湖即明湖之西偏曾子固詩亦稱
西湖又西湖二詠又徐正權秀才城西溪亭云溪

上路窮惟畫舫城中客至有魯魚徐石介之壻也
又次韻李昭叙燕別湖亭又遊泰山四首初入南
山云茲人謂川路今黃山舖已南至泰山皆名川
路故其下又云嘉陵萬壑底襍道百迴屈厓巘互
崢嶸征夫時出沒因川路以寄故鄉之思也四禪
寺靈岩寺嶽下又舜泉復發又答徐正權謝示閔
子廟記又舜泉詩四言序曰始余在京師聞濟南
多甘泉流水被道蒲魚之利與東南比會其郡從
事闕求而得之既至大旱問之其人云城南舜祠
有二泉今竭矣明年夏雖雨而泉不作相與驚曰

舜其不復享耶又明年夏大雨麥禾薦登泉乃復發民驩曰舜其尚顧我哉泉之始發渚爲二池醜爲石渠自東南流于西北無不被焉濯濯播灑蒲蓮魚鼈其利滋大因爲詩使祠者歌之詩不具錄按李公擇亦爲齊守而歷下詩不多見惟潁濱集有和公擇赴歷下道中雜詠十二首耳公擇子由在齊正同時也

潁濱棲賢寺記造語奇特雖唐作者如劉夢得柳子厚妙于語言亦不能過之入棲賢谷谷中多大石岌業相倚水行石間其聲如雷霆如千乘車行

者震掉不能自持渡橋而東依山循水水平如白練橫觸巨石滙爲大車輪流轉洶湧窮水之變石壁之址僧堂在焉狂峰怪石翔舞于簷上杉松竹箭橫生倒植蔥蒨相糾每大風雨至堂中之人疑將壓焉予遊廬山至此然後知其形容之妙如丹青畫圖後人不能及也

吾郡李文叔格非元祐黨人文士也其著作自洛陽名園記外不多見頃從墨莊漫錄得其所著墨癖說及雜書二篇錄之以備文獻云客出墨一函其製爲璧爲丸爲手握凡十餘種以錦囊之詫曰

昔李廷珪為江南李國主父子作墨絕世後二十
年乃有李承晏又二十年有張遇自是無繼者自
吾大父始得兩丸于徐常侍鉉其後吾父為天子
作文章書碑銘法當賜金或天子寵異則以此易
之余于是捧硯惟謹不敢議闕三余用薛安潘谷墨
三十餘年皆如吾意不覺少有不足不知所謂廷
珪墨者用之當何如也他日客又出墨余又請其
說甚辨余曰吁余可以不愛墨矣且子之言曰吾
墨堅可以割然吾割當以刀不以墨也曰吾墨可
置水中再宿不腐然吾貯水當以盆盎不以墨也

客復曰凡世之墨不過二十年膠敗輒不可用今
吾墨可百餘年不敗余曰此尤不足貴余墨當用
二三年者何用百年客辭窮曰吾墨得多色凡用
墨一圭他墨兩圭不逮余曰余用墨每一二歲不
能盡一圭往往失去輒易墨未嘗苦少墨也客曰
吾墨黑余曰天下固未有白墨雖然使其誠異他
墨猶足尚乃使取硯屏人雜他墨書之使客自辨
客亦不能辨也因志曰天下奇物要當有識者余
曰此正吾之所以難也夫砥砮之所以不可為玉
魚目之所以不可為珠者以其用之才異也今墨

之用在書苟有用於書與凡墨無異則亦凡墨而已烏在所可寶者嗟乎非徒墨也世之人不考其實用而眩于虛名者多矣此天下寒弱禍敗之所由兆也吾安可以不辨又雜書論左馬班韓云馬遷之視丘明如麗倡黠婦清歌緩舞間以諧笑傾蓋立至亦可喜矣然不如絕代之女却鉛黛曳縞紵施帷幄裴回微吟于高堂之上使淫夫穴隙窺之終不敢意其啓齒而一笑也班固之視馬遷如韓魏之壯馬短鬣大腹服千鈞之重以策隨之日夜不休則亦無所不至矣而曾不如騶裒之馬方

且脫驤逸駕驕嘶顧影俄而縱轡一騁千里韓愈之視班固如十室之邑百家之聚有儒生崛起于蓬華之下詩書傳記鏘鏘常欲鳴于齒頰間忽遇奕世公卿不學無術之子弟乘高車從虎士而至雖鄙惡而體已下之矣又云余嘗與宋遐叔言孟子之言道如項羽之用兵直行曲施逆見錯出皆當大敗而舉世莫能當者何其橫也左丘明之于辭令亦橫自漢後千年惟韓退之之于文李太白之于詩亦皆橫者近得眉山簞簞谷記經藏記又今世橫文章也夫其橫乃其自得而離俗絕畦徑

問者故衆人不得不疑則人之行道作文政恐人不疑耳

又墨客揮犀云李格非善論文章嘗曰諸葛公出師表李令伯陳情表陶淵明歸來引沛然如肺肝流出殊不見有斧鑿痕數君子在後漢之末兩晉之間未嘗以文章名世而其詞意超邁如此蓋文章以氣為主氣以誠為主故老杜謂之詩史者其大過人在誠實耳

輟耕錄言或題畫曰特健藥不喻其義予因思昔人如秦少游觀輞川圖而愈疾而黃大癡曹雲西沈石田文衡山輩皆工畫皆享大年人謂是煙雲供養則特健藥之名不亦宜乎

宋王安中履道作元旦致語云君子有酒多且旨得盡羣心化國之日舒以長對揚萬壽與余少時所夢同而小異

聯對雖小道亦足見人才思門人殷彥來

譽

曩在

京師集成語作一聯相贈云一時賢士皆從其游天下文章莫大於是時稱其自然工妙又汪閣學文漪

徽

一聯云尚書天北斗司寇魯東家人亦稱

之

從叔祖洞庭先生

象

明末官光祿寺署正擅草聖

崇禎時嘗奉詔書御屏先王父尚書一日置酒召之酒闌諸孫競進乞書余時總角王父把酒命對句云醉愛羲之蹟余應聲對云狂吟白也詩公大喜以卮賜之

趙甥執端以元人畫二軸索題其一崇山大谿山水間多林木丹綠相錯中有草堂堂上二丈夫左右相向立左者抱琴中有繡墩墩上有盤盤中橫紅梅一枝階下二人控馬立不知何謂也其一士女惜花圖叢花片石予昔藏江上女子周禧畫惜

花春起早一幀似是臨摹此畫上方有潘純張兩倪瓚錢惟善四詩錢詩云庭院無人春已淡東風吹老惜花心自知命薄難承寵不費長門買賦金頗有寄託予少時有詠梅妃減字木蘭花一闋云天然姿媚比似梅花應不異一斛珍珠得似鮫人淚點無文園老去恨煞無人能解賦我見應憐不索長門買賦錢意各別而語相似

康熙乙酉 命詞臣廣續羣芳譜羣芳譜者先王父贈尚書方伯府君萬曆末被元韓之黨齟齬歸田林下十年所著書也異代乃爲 九重所賞亦

家世盛事不可不紀

世謂宋文貞公鐵心石腸而賦梅花殊不類其爲人愚按南卓羯鼓錄云宋開府雖耿介亦淡好色樂尤善羯鼓常與明皇論鼓事曰頭如青山峰手如白雨點云云大類教坊樂人語文貞豈宜有此

文貞南和人葬沙河今二縣皆有祠

香祖筆記卷十二終

